

童工女孩的青春修煉手冊

撰文/李想

插圖/渣子

策劃/老薑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香港製造業的黃金時期，工廠遍及各區，由過去人手作業轉為機械生產。在一幢工廠大廈內，幾個不滿十六周歲的孩子們不約而同地蜷縮在陰暗潮濕的廁所裏，捂住口鼻、東張西望不敢發出大的聲響，側耳傾聽外面的一舉一動，等到風聲過後自然會有人來通風報信，這些小心翼翼的童工們生怕被那

些勞工處¹的督察發現，給工廠招致麻煩，因為他們知道這份「不合法工作」的來之不易…

年逾七十的嬋姐鍾愛得體的混搭元素，齊肩的咖啡色燙髮、藍碎花襯衫配灰豎紋西裝褲、腳踩一雙增高的白運動鞋。由於聽覺吃力，她在接受採訪時習慣性的動作總會將頭髮優雅地別在耳後，仔細地低頭傾聽問題。完畢後，抬頭充滿笑意地思考片刻再娓娓道來。工廠會查看勞工身份證上的出生年月來辨別是否成年符合打工的身份，尚未成年的嬋姐爲了補貼家用，需要經常藉用比自己年長的好友的身份證頂替去做童工。事實上，對此事知曉的勞工處一直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工廠老闆們背後經常塞黑錢給這些政府機構，因此只要不正面撞到即可相安無事。

嬋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五金廠裏做火水燈。由於生產綫流速過快和技術的生疏，她的中指不幸被穿孔的機器刺中，暗紅的血液順著指尖的湧動，十三四歲的她疼的哇哇大叫，用另一隻手死死握住中指，生怕它斷掉。工廠的老闆娘漠不關心她的傷勢，指著鼻子罵她闖禍精，威脅她如果敢把在工廠受傷的事情說出去就辭退她。黑褐色的碘酒混合著她的鮮血流淌不止，鑽心的灼燒和刺骨的痛讓嬌弱的小女孩故作堅強地咬緊牙關、嚙著眼淚把委屈與淚水嚥下肚，因為她知道，離開了這裏很難再找到願意招收童工的工廠了。「我跟爸爸講述白天受傷的經過時，父親數落我怎麼這麼不小心，都是自己的問題。」沒有醫院檢查、沒有索要賠償，這件事好似從未發生一樣，一覺醒來第二天一切照舊。如今的嬋姐一邊說著一邊釋然地撫摸著指尖上彎曲的長疤，那是她童年痛苦日子的見證，也是伴隨她終生

¹ 職業安全健康局，〈安健同心，職安局 25 年走過的路〉，https://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Aboutus/OSHCProfile/25th_History_panel.pdf，[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 日]。（勞工處於 1964 年成立工廠督察科，視察工廠及建築地盤，執行相關法例，並檢控違例人士和機構。有需要時，工廠督察可向法庭申請頒布令，禁制一切可能對工人造成嚴重身體損傷的危險做法或機器。）

的一部分。

後來，嬋姐去了製衣廠。人生開心的事莫過於自己掌控了經濟大權。嬋姐作為早早踏入社會的打工仔，每月的工資收入都要悉數上交給父親。但心軟的父親最終總會把錢歸還進嬋姐的口袋，嬋姐說爸爸只是想知道她每個月賺了多少錢，具體怎麼分配決定權還是在於自己。一天掙五塊的她為了省半毛錢，寧願選擇分段乘車多走段路。但十幾歲的孩子都是貪吃的，一塊錢一份的叉燒經常想吃就吃。

製衣廠的工作有簡易之分，剛入職的她從簡單練起，後來逐漸熟練到選擇高難度的西裝褲縫。練手的學徒工是沒有工錢的，爸爸會給她每個月三十塊錢的生活費。雖然生活拮据了些，但年輕的女孩子們總能找到苦中取樂的辦法。曾經一起共事的夥伴們即使過了六十餘年至今仍然會一起飲茶聚會，共同回憶當時的苦與樂。工廠周末休息的時候，嬋姐同年輕的男女們會參與各種 party，認識更多的朋友。最流行的莫過於去風靡一時的游樂場——荔園，去游泳、划船、戲水。嬋姐喜歡的偶像是陳寶珠，為了追星她和好姐妹經常裝病曠工跑去華達片場圍觀演員拍戲，渴望一睹偶像的風采。在放假休息不能見面的日子，大家也要保持聯繫，六七十年代的電話號碼還是七位數字，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一定要分外珍惜，小心工整地謄抄在一個本子上，倘若後續號碼丟失或者抄錯，那就再也聯繫不到對方了。

任何年代的十七八歲都是美好的花季。嬋姐憑藉玲瓏的身材、小巧的五官總是贏得衆多男孩的追求。對每個情竇初開、天真爛漫的少女來說，秘密的情事當然不能與家長訴說。不謀而合的藉口即是以加班為由拖延回家的時間，同心愛的男孩一起下班後壓馬路，希望兩人共處的時間可以慢些、再慢些…